

卷之二



玩畫齋雜著編卷三目錄

隆慶丁卯至巳巳序
記書銘哀詞祭文九

計八

賀郡推小泉唐君受獎序

代鄉生作

贈寅夫曉峯楊君擢諭山東新城序

夔河化日序壽崇德令朱君

代湯練川納言作

贈別駕粵屏潘君攝邑還郡序

代張西吳太僕作

奉壽邑侯六有菴序

春風化雨序贈寅夫曉峯楊君

江西恩貢錄後序

壽郡推朗峯錢君序代范屏麓大理作

賀郡守毅菴馬公兩膺臺榭序代黃北川郡倅作

又賀郡守馬公序代謝允生作

一溪樓記

與沈吉士書

與劉節齋長科書

與劉羅川刑部書

明汝鄒室吳碩人墓誌銘

邑博南臯毛君哀詞用曾子固哀蘇明允韻有片

祭吳母文代縣僚作

祭清江令胡惕所文代李臨川新淦作

玩畫齋雜著編卷三

歸安 著



友人徐琳

朱璉



門人劉公甫 選校

賀郡推小泉唐君受獎序

代卿先生作

干將鑄鉞鋒鏑耀日
蛟龍而莫之能禦然以之刈草管則不異鉛刀
萬斛之舟載重任浮滄溟衝波躍浪如泛安流

卒有颶風鮫魚之險而濟者亦恃以無恐然駕以渡九曲之池則窒碍而不能前豪傑魁磊之士宜於大用而不宜於小試其喻如此夫世之人小有才而泥於遠大者比比也較之一無所能猶曰賢矣况可以大而不能於小豈不足以為竒而論人者亦不免於不兼之憾何哉人生之所遇不齊而君相之所以命我者不能以自擇授之以小硯然無措而徙曰吾能於大是將誰告哉蘭溪小泉唐君冢宰文襄公之從弟

也文襄公敷歷中外功在社稷生民者可方張仲召虎而君之才實與相伯仲余嘗暇日共君論往跡陳國是輒見君亶亶談說悉中肯綮假令君當斯世之軸其宰割天下而弘濟斯民誠有干將鏌鋇與萬斛之舟之大用者而乃屈之為吾郡司刑君之才雖未及脫穎以出而其末之外見者已卓越時輩職專訊鞠是非盈庭詐偽百態君洞燭其情徐以一言折之兩造具判而直者伸氣曲者無寃間奉上官檄借署邑章

則綜理周詳撫字廉切藹然赤子之慈毋蓋君
靡試不善而實非小才之用也語有之君子不
器君其若人哉待御可堂馬公奉使江右行部
既去乃移檄勞君以暴揚善政蓋先有見於君
小者之既效也行且晉擢臺諫大用有期他日
旂常之載實將與文襄公後先繼美而君才之
克兼不獨余一人信之矣別駕粵屏潘君繼君
視篆新淦感淦民之德君深也故因侍御公之
檄而請文於余余非能言之士而文不足以為

君重也姑論君才之兼而無憾以俟驗云

贈寅丈曉峯楊君擢諭山東新城序

隆慶戊辰秋余奉部牒訓士於新淦得與庶德
曉峯楊君者為僚始見視其貌恂恂如也聽其
言呐呐焉不出諸其口觀其應酬庶務皆默以
待之而聰明不露蓋漠然未嘗與衆爭能余竊
疑其類有道之士幾於古所稱無他技者而耒
之能決也越數日聞歌聲自南如抗如隊屬垣
而聽之乃君率其子若孫取陽明夫子之詩相

與倡和於家庭以自適也余始叩之知君嘗獲
因東郭鄒先生以游夫子之門而余曩之所致
疑於君類有道之士者或信然矣於是余之托
交於君也為益密時時竊聽君之歌以自娛而
麤厲鄙詐之心日消徐察淦之多士未嘗見君
有人人耳提之教而禮樂之風日益興起何哉
蓋余之慕陽明夫子而不獲摳衣以往從也自
總州以迄於茲而豫章潁水之間乃夫子昔年
授戈論學處君之歌聲適契余之所私慕而終

淦士之所素聞者也故其為教也不言而喻雖
世之冥頑莫余若也而亦幸有私淑焉君所謂
逸而功倍者非和是月六日銓部推賢檄君為
山東新城諭行具有日多士感君之教而不忘
也相率請余言以佐行李余惟世之以言為別
始於回路二子之相贈處也二子惟有相規之
誼是以其言久而不泯余方以古道期君其敢
效世俗之習而徒頌美以侈君哉君今所教乃
古姜齊之境與鄒魯為隣服言偃絃歌之化及

子貢之所問聲歌於師乙者流播學校間里之間當尚傳習而不忘此正陽明夫子良知諸什之所自出也君往而繼其聲焉將不必別為播敷而新城士之興起未必不如滄之多士况其一二僚友不若余之冥頑者得君之益當尤深矣記有之魯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言積小以高大也君之為教始於陽明之學而繼之鄒魯非此之謂乎余從二三子之請所以贈君

而規之者如此君行矣君之歌聲漸北而余將不復得由君以私淑於陽明夫子矣君之言雖呐呐也其尚有以處余哉

雙河化日序書崇德令朱君

代湯練川納言作

古之士大夫之為學也精而通其於聖人之經也既能體之身心性情之間而且以施之有政莫非其素所講求而厭飫者是故其學每彰彰然見諸行事而其為師也不必日對群弟子分章句闡訓詁辯督義理之異同於蠶絲牛毛之

微以爭是其說而為其弟子者亦能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日引其師之緒餘而發揮於文章動
作之際固將人莫之知而彼其心獨曰此得於
吾師某之教然也叔世道降而學晦為師者不
過耳提於言語之繁抗然自以為聖人之經由
我而傳而為其子弟者徒知守其章句訓詁不
背師門間有聰明特起之士亦不過鑿其私智
稍稍推衍增益其師說要皆如空谷之響隨聲
以出者耳其無補於聖人之道則均也先儒所

謂漢人窮經而經絕豈盡學於人者之罪哉而
教者亦當有以分其責矣余少習蔡氏尚書自
愧無所得於章句訓詁之外將誦讀以終其身
而不敢以授諸人也友人李生中孚者挾冊而
強納贖焉余蓋自知無所裨益於生而生之學
日益進也則輒以歸余余固不能自解也乃者
南陽雙河朱君以尚書登甲科奉 命來令崇
德李生乃其邑博士弟子也習察君之政事知
其深於書而能以見諸行事蓋無愧乎古之為

師者矣乃復私請從君游進而侍君談經或論
往古是非及時事可否退而窺君之治邑翕張
予奪因革進退莫非唐虞三代之旨而生日竊
其餘波頗有得焉人見之皆知其出於有道之
門墻者矣古之君子樂成人材不必其功之已
出然則余昔之所歉然於生者幸取償於君矣
會六月十七日為君始生之辰生不遠百里走
攜李乞余言將及其所同游者某生某持以壽
君而題其卷曰雙河化日蓋德君之教也深而
謂其如天之造化萬物日以暄之而施者不絕
其迹受者不知其功也顧余之為師殆不能幾
剪綵之力於生者而奚足以知君化日之功哉
第幸其有所取償於君也是以樂為生頌之若
君之善政致福莫先於壽此固書之所陳而君
與余之所共知者其年之有引將如日之升可
持左券而得矣胡俟贅云

贈別駕粵屏潘君攝邑還郡序

代張西吳
太僕作

百官有司存心於愛物而實惠得下於閭閻者

莫便於守令然就而論之郡守控制州邑多者或幾至數十城少亦不下四五并疆連亘動及數百千里其間父老子弟望息於我者甚衆而德意或不能以遍及凡有罷行於境內必下州邑而後得致之民或州邑吏非我同志奉行不果則守有虛惠而民不蒙澤故為守者徃徃自病其曠遠而不專其於民也隔絕而不屬以為莫如為令至於令之所轄堤封不越百里黔黎萬口旦夕相接如父母之於赤子然仁恩朝發

而謳歌夕聞雖窮鄉僻壤隱憂疾苦皆得仰訴而吾亦可以家恤而戶解之故古人有官至案相而尚恨不得為邑令者以其惠之近而易及其於民也且相親而無所間隔也然而仁人君子志宏意遠則又期於博施而病其或隘喜於更化患其位卑而不得以自由吾見世之為守與令者每交相慕而不可兼也別駕粵屏潘君乃嶺南高士始受命來判吾郡未三月部使者廉其能檄領新淦邑事余伏處隣壤聞淦之

士服其教而民樂其養鼓舞膏澤遍於庠序田
野之間頗有受廬之思而未之逮也未幾淦新
令至君代歸改領吾邑向所聞而慕之者乃復
有所驗而益深信焉方幸其為仁者之氓而願
久蒙其澤於不替也又未幾代去復改領清江
清江之政蓋不問而知其猶吾兩邑矣夫君之
位別駕也其尊與郡守等而其所行政則邑也
專而親民不異於令况蒞官未及朞月周歷三
邑君雖志宏意遠不病於施之不普而又與郡

守為僚友或有更化以宜民亦可以專決而無
所制余曩所謂守令之交相慕而不可得者於
君獨兼之矣君職居郡佐而乃兼乎守令之所
便君之所遭何其盛哉而部使者之知人善任
亦可徵矣當君之去吾邑也邑鄉大夫庶士合
謀所以贈君而乞言於余余諾之而未果乃今
君去既久僉謂不可以無言也遂追書之

奉壽邑侯六有施公序

世之養生家之言如所傳陰符叅同者流其旨

謂元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動於中則形耗於外其術必儲精息氣以固其元神然後可以得長生以故魏葛諸人往往轉相沿習視吾堯舜以來相傳君臣上下之分及百官有司治教政令設施之繁白是皆所以伐吾神以戕其生者也於是棄去之惟恐不遠且速而每逃虛匿景於深山盤谷間然偃卧漆面蛩首忘歲月習服食自以為養生之術不越此矣余竊以為若此者雖得其術亦不過竊弄天地之治

化以偷生宇宙耳彼其所謂坎離內外金丹之訣亦祖吾大易也獨不聞易之訓有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乎是以吾儒之說亦主存神而其所以存之不去乎君臣上下之分不離乎百官有司治教政令之繁隨其所處或佐四海之治或專理一方或一郡一邑下而一家舉吾分所得為之事孜孜不息運弄於吾掌握之間而惟不恃其休養生息之宜即神大用而不馳大勞而不歇將與其所蒞之氓同歸於壽域視

彼竊據山谷頽然偃卧以迺旦夕之命者果孰
得而孰失哉閩中六有施公蓋嘗學吾儒之道
而有得於大易之訓者也頃者領先皇帝之
命來令吾邑吾邑數年來當海警之後困於軍
興於撫字為難而公蒞政之初適今皇帝更
化與天下休息公奉令承旨操印綬而南何循
循焉以君子長者之道治所部吏民不煩操切
而百事就緒百里之內父老子弟且暮即安不
聞追呼之擾溫然如燠之挾而若將忘其向之

困於軍興然者蓋公不習學養生家之旨而其
保護四境之赤子乃與彼之所謂嬰兒者無以
異吾邑之民將賴公以歸於壽域而公之運其
元神也既有得於大易之所謂妙萬物而為言
者則他日所處益高其壽民益廣而天之保佑
無疆將不必處深山盤谷以為竒而正命之享
當與茗之水弁之山而同不朽矣此固不待於
一人頌禱之私然某幸與其壽域之中而不容
以忘言也故因公始生之辰而聊為之祝云

春風化雨序贈寅丈曉峯楊君

昔者孔子教於洙泗之間四方學者捫衣而往從之游問仁問智問孝問政各舉所疑以相質難辯論於其師者幾如聚訟然惟顏回不違如愚以領其無言之旨而孔子所為開陳以示之者四勿之外無贅說蓋晚而又得曾參亦相與心授心受而一貫之傳不做費辭然後之賢人論君子之所以為教者曰時雨之化而說者謂惟孔子之於顏曾足以當之多言以相告語者

不與也有宋程伯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而其高第弟子學焉而歸者自謂如在春風之中然則小者師弟之相傳其造就之妙同於造化者雖與佛氏所謂不語所謂頓悟者不相為謀而要亦以言為貴也孔子不云乎天何言哉此固春風化雨之機而宇宙間天喬靈蠢之所繇者正也後世聖學不明而多言以病道此與箕疇所稱恒風恒雨者何異哉寅丈曉峯楊君少從鄒東郭先生游又嘗因東郭以謁於陽明夫子

而得與為及門之士陽明夫子之學由明道以
得孔子之真傳不事文離而惟以致良知為宗
旨蓋所謂無言以立教而間或有所辯論異同
皆其不得已而為之言而非所以病道者也楊
君先余而來訓於滄見世之為教者皆以能言
其辭說相夸而獨訥訥自守不隨眾譁與諸生
坐多默然移晷以罷或間出一二語其間居得
意惟誥歌陽明夫子良知天真諸什以自娛第
無他事余始見而奇之既久益樂與之交豈

習察於東郭者深而又得俄頃之助於陽明夫
子遂獲窺見孔門無言之妙而因用以訓滄之
多士和易有之古人之辭寡謀人之辭多或者
君稟吉人之質於有生而適符古道未可知也
余方休暇二三子忽持春風化雨冊乞言以贈
君余尤詫異之孔顏之風遐哉邈矣君既適符
孔子於數千載之後二三子又能契之而知其
為春風為化雨又豈皆適符顏氏之子者哉誠
余之所驚而不能解也余未之能解而姑漫辭

以塞二三子之求君幸無以多言而病我

江西息貢錄後序

隆慶己巳夏五月江西息貢錄成余閱其名氏皆十有三郡之俊秀而讀其文蔚然有章信明天子菁莪棫樸之化所興起與夫匡廬彭蠡山水之秀所磅礴鬱積而發之人文者也宗師南海陳公選於數千百人之內而拔此以登於天府其亦可謂知人而能得士矣哉夫貢者下獻其方之所產於上也嘗讀夏書觀神禹制

荆楊之貢自三品之金以及羽毛齒革與夫條蕩錫楛之材瑤琨璣組之物皆歲守為常以供王人之用乃若所謂錫貢者則楊有橘柚荆有九江之大龜蓋一則口實之求非盛世菲食之君所急一則天地英靈之氣所翕聚而間世以生非可以數得故皆不以為歲貢之常而獨制為錫貢也 本朝取士科第之外別以士之廩食於庠序者循資而入貢每郡歲一人每邑每歲一人而每州貢士之數則踈數在郡邑之間

歷四歲而三人焉是即方物之歲貢以供王用者云爾 今天子文治初興乃加息海內 詔天下督學憲臣各合其省之廩士而群試之州邑咸取其一郡則倍次第其名氏以達於南宮而升於太學以待睿宗之教謂之息貢若此者於古方物宜何所當哉按古今輿地志江西列郡多夏后氏揚州分野而康吉九江則又半屬於荆二州之錫貢惟橘柚大龜而已今觀諸士之素望及斯錄所載之文夫豈食用之藜味所

得而擬哉要皆通乎造化之理而達乎幽明之故他日效用於 朝可以決大疑而成壘壘語所謂國之著祭是也非九江大龜之貢其曷足以方之天生神物世不常有諸士抱文明之器偶際 主上不世之求又會司衡者之明哲甲於天下此固諸士之適遭其幸矣儻上有元王而下有豫且諸士亦且柰何哉雖然諸士則既有其具矣自今以往所以脩德而樹業者其將圖十朋之益於邦國乎抑亦觀彛願以自舍其

靈而忍負今日君師之遇乎余不佞於是編
之末簡聊綴一言以為諸士戒勉焉

壽郡推朝奉錢君序

代理屏麓

百官有司苟存心於愛物其仁必有所及也而
惟司刑者其息為獨深故天之報酬於仁人也
其道未嘗不普而惟於恤刑者其情為獨至何
者田疇教化征求役作小而米蓋庶務莫非施
息之地也然田疇之未闢猶可得而治也教化
之未興猶可得而敷也征求之或過猶可得而

治也役作之不時猶可得而息也而况米蓋庶
務之微一不得其平雖亦足使人罷於奔走而
要皆非有剥膚之災以戕其生者惟治獄之吏
其所關於民者最重而急上之人指顧呼吸之
間出入甚易而或致無辜之氓橫投羅網非惟
即刑者不可復生而一麗於法即拘囚困辱動
累歲月雖有仁人繼之亦且限於文法不敢遽
為宣白是以上古聖王為治其視一切之法皆
如梓人之於規矩繩引不少假借而惟於刑則

曰寧失不經蓋以民命之尤重於法也余嘗以此而窺測造物者之意以為凡有一功一德之及於生民者必皆降之遐福然惟司刑之官能全天地好生之德則所以報之者必將有引勿替固有不必習學神僊左道以為長生之術若彼黃石海蟬之流而其享有正命理所必然如操左券而索負也嘉靖乙丑余幸與南宮之選而得及朗峯錢君為司刑錢君者蘇之吳江人與余家桑梓相接於錢君者蘇之吳江人

私心不勝躍然喜竊欲依附於君稍稍為天子施仁宇內以自樹立未幾余承乏史館而君竟出為吾郡司刑夫作史者退之之所不敢居以為人禍天刑所萃而余乃冒非其分獨慶君之所職乃余曩所謂施恩於民之最深而為天之所申錫者也君捧檄而來適會時尚搏擊君獨休休然任其故所持君子長者之道以佐郡治不事操切而庭無滯訟獄無冤民雖古所稱張遼尉釋之于遼尉定國以擬君未知孰先孰

後也余聞而益深慕焉方愧不能與君同職而
乃者亦幸左遷南都分理棘寺朝之士大夫或
顧而言之而不知正余之所欲竊附於君而禱
祀以求者也每覆讞一獄必心以君為師法而
兢兢然以失入為慮蓋不敢以是徼福而惟免
於罪戾是求茲六月二十五日為君縣孤之旦
友人姚子某暨余弟應明感君之仁恩及於湖
民者深先期移書乞言以為君壽不知君之所
以自壽者既至矣其歷年之未詩人所謂如周

如陵如川之方至者奚俟余言以為祝哉顧余
齒與君同而後君一月以生期君有以教余而
使不戕民以自伐故聊以是先之

賀郡守毅菴馬公兩廡臺獎序

黃北川
郡伴作

按 國家故事郡邑守令之賢且能者視事及
暮月以上當路者書其績以轉聞於 朝以待
天子不次之擢若其蒞政未幾而賢能卓異
例未得登於薦書者則姑檄而獎之而尚有待
於他日若此者何哉蓋以世之中才之士其始

也銳情為善非上之入汲汲而與之則或怠於
無所勸而中阻其間聞道之君子持已愛民之
念本於性生而由於學問者雖其身之清操愷
悌必無間於終始無假於勸掖然亦必當路者
旌而品異之然後其善政顯聞而為其儕輩與
其眷屬者有所慕而效焉而其善為益廣是以
雖其薦剡之舉可必於後而有所不可待知其
由衷之善無庸於勸而有所不容已也昔者西
漢宣帝留心吏治每於守令之賢而按其日月

才當令轉徙以去者輒下璽書褒美當時若黃
穎川龔渤海輩雖或未聞道也而亦皆現璫鞋
奇之士其為善之心豈待有所勸而後持久哉
蓋所勸在此而所以勸在彼固宣帝鼓舞群臣
之術而漢世良吏之盛無過元康神爵之間者
職此之由也吾郡守毅菴馬公蓋燕趙之產而
素聞鄒魯之道者也 天子察其循良自御史
擢守吾郡吾郡適當歲稔民多菜色公日夜拊
循而安輯之四境之赤子賴以不轉於溝壑間

有奸宄之徒自觸法網者公雖不廢過惡之典而亦崇尚德化不過為嚴刻以絕民自新之路是以漉政未及數月而民頰席之如父母何之如神明蓋數十年間所僅見者其賢且能若是徐之暮月之後當別有疏而聞於天子而天子或暫假之藩臬或察其異等而遽擢為列卿者俱可屈指而計日也今之當道者非不知公為聞道之士而其善人有終將無待於勸者然中丞婺源游公侍

平馬公猶且檄而獎

之不相戒約而若合左券其意殆將假公以風勵其他之守令佐貳於斯士者乎而意非在公也明矣公之察別駕粵屏潘君方視篆吾邑請余言以為公賀余知公之賢且能尚無待於當路之獎而後重者又奚取吾言以為賀哉聊因潘君之請推明兩公之意使播於有衆云爾

又賀郡守馬公序

代鄉先生作

嘗觀古者史氏之書其於百執事之臣中才以下者一言一動稍中擘畫則悉而書之若夫名

卿巨公嘗司天子股肱耳目之寄而生平為國
家建大勲勞禦大患者則惟特舉其功之最者
書之使顯於當時垂於後世或其始也曾借以
任一郡一邑之勞或其後以卿輔之重暫出牧
守縱有奇節異政赫赫耀人耳目亦畧而不書
以為其大者既已昭日月燦虹霓則其小者雖
善不足重輕於其人也余竊嘗非之夫梁麗可
以攻城而不堪於室穴函牛之器用之饗殮乃
不如數錢之錙人之才長於大而病於小者天

下蓋什八九也非記載者兼而收之則世之
至能者何所表見哉如有然者古今大德之
無踰孔子記魯論者舉其刪述六經及一貫四
勿之訓足矣而動息細微若鄉黨所陳飲食衣
服燕處升車之節何其詳且細若彼哉觀此則
史氏之論往往跡及當路者之所以優賢能
可以兩得其道矣上谷毅菴馬公由御史出守
臨江方其為御史也立殿陛之前以與天
子相可否天下之政侃侃然不撓是非之真而

天子用其言以罷行利病於薄海薄海之民
靡不賴之及其奉命於雲中上黨之間則未
及下車而豪右屏跡濫官汚吏莫不望風解印
綬以去此其勲業之大飭已光史冊而昭旂常
茲方暫假之為數百望之教以惠養元元而他
日復將晉位台司其治理萬幾之績尤將不勝
書且傳也然則今日臨江之政雖其慈祥愷悌
以父母斯民不異召杜而治理之能又不讓古
之石奢李離嬰之

下越平四境惠不下乎他

州公之心必有歎然未快於中者然中丞讓溪
游公侍御可堂馬公乃皆檄而旌之若出一轍
何哉蓋以公之才巨細克舉其所以治郡者較
之其在臺列之所建明與雲中上黨之所風聞
而服者雖有遠近小大之殊而益足見公之不
限於器也兩公之觀人與善其不遺如此安知
他日史官為國家傳名賢者不因兩公而併
採公循吏之績以附於其所論著殊勲偉烈之
後而使後之讀者免於竊議如余哉別駕正峯

段君方攝事新喻請余言以為公賀固其僚友之私而亦以代新喻之民歌舞於公也余雖不文安得以無言乎

一溪樓記

一溪樓者余舊館人楊君茂卿所居之樓也其曰一溪者何因茗溪而名之也天目之山茗水出焉迤邐東北流入郡郭繞君之居而又東北流以出經昆山壑於震澤斯樓實臨其上故君以一溪自號而因以名樓也樓始創自君之先

人余少流寓石門石門為嘉興屬地去湖百里而遙歲時期會及應督學大夫較文入郡中必主君之家而以此樓為棲息之所歌於斯誦於斯君間召賓侶及余燕嬉於斯則或六博投壺鳴笳彈絲岸幘箕侶日既西傾而繼之朗月不知休止也然余嘗暇日卧君之樓而深念之每自慶其得賢主人且所寓據郡中勝槩處可以相羊容與忘其羈旅而獨惜樓之樸素不文頗類深山野人之居稍稍不稱歡悰也今年春君

乃徹是樓而新之舊止二楹而君益之為三棟
楠薨垣刻鏤丹雘蔚然可觀雖以君本百畝之
家又分在黎庶不敢過為宏敞而其規模結構
質文相當在市廛中亦足稱羨矣余尚得而棲
息焉其樂當倍曩時而清興逸發不知其更何
如也第數年來余以避寇攜石指徙郭中雖與
君之居相遠僅數武然以各有室廬不復踈寓
也徃徃旬月不及過君過又徃徃不還踵辭去
不及久留明年且將有四方之役君之樓甚羨

而余求其如昔之歌且誦而燕嬉焉不可數得
矣豈樸素為吾儒之分雖非其所已有而造物
者乃亦有所制耶何其今昔相遭之若此也樓
成之三月友人吳子伯仲輩將借余徃落之而
因屬記於余余遂自述其今昔為文而縣之樓
上庶余之神與俱焉而恒如昔之棲息於斯也
若夫樓之臨流對月抱道場而負蒼弁其風景
之絕特他日倦游而歸君僮觴余於樓而醉卧
時雖老矣尚能為君賦之

與沈吉士書

古之儒者其為學也精而專其談經也雖其於
聖人之大指或中或否而要之各能成一家之
言以授其及門之士使轉相誦述以不改其說
是以其師或終身為無所遇而困於草野厄於
下位則其門人弟子之得時而行道者往往歸
讓其師曰此某氏易也某氏書也某氏詩某氏
禮若春秋也是故其師之說得以著於人人而
或因以顯其身載之兩漢儒林傳者班班可考

也今之世號稱經師者其所授受不過分章截
句之間又皆互相剽竊於陳編舊簡之中而非
有出於胸中之定見不足以稱某氏之說是以
其徒之所習亦未嘗專門而無改而其間豪傑
之士以明經登兩試踐華履要者皆其自得於
研窮討論之餘而非其少所傳習之故雖或間
有一二耳聞亦雜焉而不復知其何所從受如
是而為師者欲因及門之士以顯其身名其亦
難矣是豈學於人者之不如古哉僕於紅臺儲

有一日之長僕困厄無遇而幸虹臺兩試高第
為天子侍從之臣深愧昔之談經不能精專
如漢儒使虹臺今日得謬為推讓以存古道獨
生平所為古文辭數首雖不足以齒於立言之
士而播諸人人或亦見其少出流輩向辱虹臺
序次而表章之此即古之遺意也特附徃二種
共十二冊遇有部使者督學及他當路諸公自
京師出豫章者幸即以此為先談則僕之賴藉
於虹臺者多矣

春官乃淦庠佳士虹臺肯推薄分亦通家兄弟
也古之愛是人者猶及其屋上之烏而况其友
乎惟虹臺念之餘容嗣布不悉

與劉節齋長科書

某江南下士也職不過訓士爵不齒一命固嘗
世所賤簡而明公乃天子耳目之臣中外賢
不肖之進退海內利病之罷行一鼓掌談說之
間皆不還踵而定自世局論之以明公而俯視
某輩如蚊蚋之在宇宙盖過其前而目若無見

者况某與明公非有生平之素又無左右為之
先談卒然相遇於逆旅而遂引之為知己之交
公卿下士不遺毛瑣之末若此此在古人已為
盛節而頽風薄俗之中某何幸獨得於明公哉
且叔世以來號稱相知不過言笑之浹洽杯酒
之交通而已至欲引薦於當路之門自其骨肉
親近之外非有球統之通則必奔趨承順搖尾
乞憐如僕隸然而後或借其一言之重也某於
明公僅一入謁於介紹之末而况素質蠢愚抗

直雖上交尊官不能過為揖遜以明貴賤之體
明公不惟不加之罪且不待干請而於直翁巡
臺處顧曲為引譽使枯木朽株之資得冒列隋
珠夜光之次不遭按劍是明公於某方之徃昔
信陵之於夷門燕太子之於田光不能過也然
則某之感恩圖報雖繼二子以捐軀於門下皆
其職矣顧才弱位卑無所施用竊伏思念所可
強為者惟以文章稱羨盛德庶幾古人頌禱之
誼然明公輔相 聖主其所宏議濶論可否國

是者他日當載之史官與古魏鄭公後先同傳
不朽又無假於外達之士嗷嗷爲仰贊於下風
者間嘗讀詩見魯人之頌僖公述其休美祈其
福澤者其詞爛然文矣而其歸獨致意於壽母
大夫人坤德含章誕生賢哲思欲播一言以自
附於詩人之末稍助仁人孝子稱觴爲壽之勤
於萬分之一旣不知大夫人歷年之數及其縣
輓之辰又不知先公辭世以迄於今天夫人守
栢舟之操允若干歲月每秉筆臨楮輒不能措

詞而中世曩於京師曾聞昂村俞丈云明公嘗
欲以此見屬幸賜詳示使得力爲敷揚少展鄙
情以荅大雅於涓埃是所望也謹因門下士譚
生禮應息貢上春官聊寓尺牘裁謝兼伸問安
之私惟俯賜鑒原不勝幸甚昂村去冬已沒於
宦所亦仁人之所隱也附聞不悉

與劉羅川刑部書

僕生平無他長惟束髮以來即耽好古文辭悞
不自量跛足村姬妄希却鞞之步以爲非博極

諸家不能折衷其旨而得其深遂自春秋左氏
以下及戰國策士之談漢則馬班劉向唐則韓
愈柳宗元宋則歐陽曾王蘇氏父子與其同時
附麗而興者凡所述作莫不縱心而厲目焉於
諸家之中馬遷昌黎尤所薦好顧才弱思澁每
一秉筆尾瑣猥陋求古人之唾遺而不可得繼
又以為太史公之文初亦蹇澁其後南上會稽
探禹穴浮沅湘北涉汶泗過鄒魯之墟足跡幾
半天下乃得收攬海內名山大壑扶輿磅礴之

氣而發之為文然後其辭宏深而怪特恍惚變
幻莫可踪跡輒欣慕之自謂其不善為文蓋由
二十年困於庠序不能脫身漫游如子長故寡
聞鮮見而然而或非其才之罪也幸中歲以來
偶以行役永違走天雄軍由陸以歸既又以貢
偕計吏上書言逆復謁選銓部兩走京師觀
帝王宮闕六都麗及金城石郭之險涉江淮絕
河而亂仰觀岱嶽徘徊闕里之間庶幾若見先
進之禮樂又捧檄來豫章渡錢唐望海門之

潮陵富春流彭蠡其所經行雖未及子長而較
之閉門暴足之夫則亦有間矣然自讀其所為
文猶頽然故吾未能稍變豈天之所限人力之
所不能浮和乃今則既老矣竊伏愧咎夫夫處
世戴天履地既遭時不偶厄於下位不得附當
世名公鉅人者顯揚功名垂之竹帛而又不能
自効其愚勒一家之言以遺於世亦烏用此生
哉乃追思既往既以限於天賦而博綜往古游
攬山川皆無益於其文矣惟方壯時嘗得游荆

川唐中丞之門而與之上下其論且自少與龐
門茅憲副為縑帶交而得其砥礪切磋之益申
丞公本朝文章宗匠而論當世文壇之士著
憲副君亦可屈指而數僕雖未能得二家之肯
綮而稍稍窺見為文之繁多出於二公之力每
妄有撰述友朋間識者亦往往謂得於二氏者
為多始知庸魯如僕其於文章機括之妙固非
由天地間山川靈淑之氣可以觸目而悟雖授
受之際苟非面相指示亦不易得之於神交向

非兩公師友之助則好之雖勤終無補矣然則
為今之計惟盡交一世名公以廣師資乃為至
術而嘗聞閩中有王遵巖大叅者與荆川師相
為伯仲惜不及一叩其衷而遵巖業已物故宦
轍至茲土乃知有所謂羅川劉公古馬韓之徒
而江右文章巨擘也始至即欲一候於門墻而
不可遽得既數月乃竊從他所獲見著作一二
尤信所聞之不謬始知盧彭蠡之秀初發於
歐陽半山再發於東里三今於我公又盛露其

奇信山川之有益於人文而益自誚其庸魯之
甚也昔之面相授受如荆川公者既已辭今世
之士而與馬韓諸公者倡和於九京不可復聞
其緒論矣復得馬韓之徒如公者幸相去百里
而遙則其私心之所向往欲以昔之所以事荆
川公者事之而庶幾由此以得遂其生平為好
馬韓之私其意專而顧切何可勝道也顧以拘
於職守不容辭脫且自塗達喻必從陸走而儒
官無車騎之便又不欲以私務借力於有司以

故悠悠暮月所懷未展偶與龍城朱文一道及
之朱文自言於門下為莫逆交遂敬敬具尺素
假之先談以陳於記室併獻舊所為文二卷乞
憐而教之稍為指迷以免岐途之泣蓋乘僕
何往之勤而有一言之及則其幾之感應或亦
不異面談而可以啓僕之愚未可知也叅對終
當有期不盡萬一

明故鄒室吳碩人墓誌銘

隆慶元年丁卯友人山泉鄒君手持其所為內

入吳氏狀向余再拜泣且言曰吾婦之亡久矣
將圖襄事竊念內行不踰閭而吾婦生為主妻
無所裨於陰教靡可紀錄顧自少從吾躬苦食
淡枵腹井臼之勞有年數矣一旦棄吾而往吾
貧且甚斂手足形藁葬一坏之土古稱周於身
周於衣周於棺槨者百不一具非惜一言於名
筆其何以掩諸幽吾生平論交湖中相知而能
文者無踰兄右幸憐而賜之銘庶吾婦雖無聞
於生前尚賴片石以傳於身後余時諾之而未

果也明年余有江西之役而君以書速銘者并
至因追念余及山泉君共為縮帶交者二十五
年於茲矣曩時每一訪君菱湖之上君輒烹鮮
擊肥佐以佳蔬邀同志者數人賓主觥籌淋漓
交錯或間攜樽壘鼓楫中流露零星稀而後已
近數年來徃徃過君則見君頹然一室頹色枯
槁意興蕭條或勉為余治肉一盃酒一壺兩人
對觴三四行而罷若不得已而為之者君生產
素薄其貧固自昔也而豐約殊致歡戚不同若

彼者實以碩人存亡之故耳君性風逸爽懷
賓客善飲而非碩人不足以成之如此則碩人
之內助於君多矣假令君際會風雲不終淹席
序如今日則碩人之所以助君以成其志者又
何如哉易有之妻道代終又曰在中饋若碩人
者庶幾無愧於妻道矣銘何慚焉况狀稱碩人
孝事舅姑順事夫子當君母及君之疾也嘗兩
割股和劑以進夫人孰不甚愛其體膚者而忍
自殘以成孝順則其居常能助君於賓客酒漿

之間抑又末矣銘果何慚乎按碩人名慕貞長陽學諭東山公霽之仲女母楊氏君名蒙字汝正歸安邑庠生兩家俱菱湖世族於是乎姻其子三云云銘曰

吳媛之生兮處貧室兮爰相夫子兮式燕嘉客叶兮吳媛之死兮奠幽宅叶兮爰待夫子與同

歸兮萬千年永無厄叶兮

邑博南臯毛君哀詞

用曾子固哀蘇明允韻有序

南臯毛君與余皆產於浙為同鄉少皆習舉

子藝游庠序為同業射省試皆連不得志於有司其所遭為同困及其循資而貢於朝也皆在嘉靖之甲子竊比於科甲者為同年其既入貢而天子受之也皆耻為州縣吏而乞儒官以圖宦隱為同志其受官而分方於銓部也君在峽江余承乏新淦峽與淦均臨江下邑相遺六十里而近為同寮夫產而同鄉少而同業壯而同困貢而同年謀仕而同志服官而又為同寮君與余可謂大同矣

去年冬部使者按郡諸邑之寮群聚郡邸旦
夕候臺署相徵逐呼笑而余及君自喜其同
也尤竊相私狎道故舊欵欵指次鄉土故事
語刺刺不能休意萍水之踪當屢散屢集可
以時時共歡譁而彼此之間庶幾兩忘其懷
鄉去國蕭瑟酸慄慨慷嗚咽之思也詎期方
竣事而鮮袂以歸也君竟以宵征而斃於風
濤之厄余甫及脫駕而君之凶問且至矣君
脩貌而髯傑然丈夫風度余始識君於三衢

固異其不當以貢入官矣及其既官於峽猶
冀君大展宿抱於多士成人而勵風俗庶
乎今之峽江古之蘇湖也而君何遽止於斯
和君之沒乃古人之所不吊余特謂其數之
適然非君所自取而又不忍自負其大同之
誼也為詞以哀之其詞曰

吁嗟毛君兮浙水之良其貌俊偉兮其年且彊
余方厚望兮而遽臨險以亡豈河伯亦好學兮
儼風濤以斂君之文章七尺之軀雖奄忽以長

逝兮而其光芒之不昧者竇竝東流以魚疆昔
三閭之投汨羅兮其忠貞之譽固西極於昧谷
而東扶桑越數十百年之後兮而作史者猶謂
其與日月而爭光君雖無所以處死兮而數有
適然亦無自結於衷腸自古豪傑誰無死兮而
死者亦或棄骨於遐荒孰若君之斃於長流兮
猶得追屈子之芳魂而與之相翔且翔當風清
月白之夕兮試為不平之鳴與其歌卜居漁父
者而協宮與商隔千載以唱和兮其聲孔颺然
則君之死人皆悲其非正命兮余獨謂其蒙大
變而勝尋常矧君之竟兮今將歸乎浙之陽有
二子兮晞煌煌旣積德兮慶必長吁嗟毛君兮
魚未傷

祭吳母文

代縣僚作

惟湖古稱山水之清遠兮乃靈均淑氣之所鍾
故人物之產於斯土者其丈夫旣多綱常之士
兮而賢姬名媛復蔚然藂美於閨中矧古州又
當天目崔嵬之所磅礴兮其鬱積尤盛而所產

為獨隆乃降神於郎室而誕育哲人兮備四德
而協三從其少也奉嚴慈之庭訓兮躬紡績以
脩女紅天作合而好述乎君子兮勤中饋之首
務而蘋藻是供及于姓之既成兮則又恩不掩
義愛不廢勞而善教以成德庶幾夫三遷斷織
之遺風始終全德在叔世其僅見兮宜享上壽
而受天之寵葉夫何令子仕於斯邑方譽孚
上下將有專命之寄兮則夫人之翟茀以朝固
有待也而遽溘然以長終豐其德而嗇其遇造

化固出於無心兮而吾輩之托交於令子者寧
能釋然於衷雖然人定則勝天理極則數轉天
人不及生逢隆遇兮而行且璽書玉冊於出
宮某等挾江漢以遙奠兮托蕪詞以致頌叶身
雖有繫而不能密几遙以展拜兮神之所逐實
將隨令子之素車而東幸夫人之默鑒兮庶不
負乎此心之忡忡尚饗

祭清江令胡惕所文

代李臨川
新淦作

嗚呼自余識公於今始四旬而公竟不可作耶

碩德通才余一見即知公為遠大之器胡天道
 福善禍淫之機乃亦有時而或錯邪方公之始
 抱疾而休衙也余尚謂其適然之遭當不還踵
 以復而安知其遽不可藥邪豈公獨稟賢智之
 資造物者不欲使久溷於濁世而食升斗之祿
 則邪嘗考古列仙傳記冲舉之流有王喬者亦
 起於縣令而公之飄然以遺世也乃繼此君以
 飛鳥叶邪然則十洲三島之間公之神將無往
 不寓而餐霞服露豈勝其樂邪所飲鬱而不能

忘情者直余以樸樵細謹之才承乏隣邑方期
 則公圓融變化之方以濟其所不及今將何所
 索和政有不通魚從咨理俗有未語無從訪求
 雖竭其駑力而終何以解百里之民瘼邪
 嗟嗟我公魚行生之不可以久羈而逍遙雲漢
 其自計則然矣獨不能念余而少留鶴駕以永
 發魚取幽明路殊迤攀靡所而余之所自竭其
 區區者安得不假之一爵邪昔公之生也既不
 以非謫而棄余則今既歿也其在天之靈尚能

飲余之酒聽余之言而為之欣然一嘯和

玩畫齋雜著編卷三終

玩畫齋雜著編卷四目錄

隆慶己巳庚午序記

贈對峰峻君西遊還旆序

附與對峰小簡

鶴樓先生文集序

奉贈少府紹峰嚴公改官北上序

贈圖南王公總憲陝右序代龔沙溪

奉贈圖南王公廉訪關中序

又贈圖南王公序代雷古和

贈寅夫虎山徐君教授廣信序

擬江西鄉試錄序

新淦縣儒學題名記

勉齋先生祠壁記

與宋明紅南曹書

與文文水學諭書

代守道王公謝軍門張鶴樓翁餽文集啓

又代守道上軍門賀正旦啓

祭婦翁銀臺呂公文

祭鄒山泉文

祭俞昂村邑博文

祭張立吾曲靖文代陳海山宗師作

祭吳封君文代王圖南廉訪作

玩畫齋雜著編卷四

歸安姚入翼著

門人李慕芳

劉公甫

鄧不任選校

贈對峰凌君西遊還旃序

嘉靖乙未歲余與今憲副鹿門茅君讀書華溪
之上有新城對峰凌君者挾冊而來請受業於
茅君之門時茅君已舉於鄉多交接數出遊於

外余與凌君共棲遲一室蓋則聯席宵則接榻而偃卧者且數月兩人皆弱冠意氣凌霄眇視一世自謂策名甲科垂功勳於竹帛如在左券也已而別去余逡巡庠序者幾三十年而後得以年資貢於南宮君數試省闈憤不得志遂棄廩食輸貲入辟廱復試京園又數不得志往來奔走水陸之途計數萬里力且罷遂留京師謁選銓部而余適借計吏至兩人胥會相顧而嘻已而互相笑咤纒歎不已傍若無人京

師人見者皆竊睨視而怪之而竟不知余兩人所為也未幾君出補吉安府知事束裝先余以行余往送之郊字謂君曰引夫子生平豪邁為諸生時即昂然不屈顯貴人今素所共交游多列卿佐子寧能服此官抑首促步揖拜奔走於郡刺史之前伺其色詞以易數斗之糧耶君輒然而笑曰吾今日之行子以為仕乎哉吾將藉此以遊也吾自少聞江以右多名山大川若匡廬彭蠡其勝聞天下而滕王閣臨於江渚古今

尤稱奇觀韓退之欲一造焉而不可得得列名
文字間猶自以為快吾茲行計皆得以寓目而
探幽攬秘於吉之四境將無所不可也樂遊而
往倦遊而還數斗之祿不足以贖我則刺史之
庭亦惟優游以自適耳吾何憚憚焉抑首促步
若彼患失者流哉遂舉鞭別余而南匹馬獨馳
飄然得意若有非聯騎結駟之徒所能髣髴者
時乙丑秋八月也越三年余亦承乏訓士於新
淦兩人官次相距二百里而近偶以公事走吉

安見君於公署復互相笑咤纍欵不已如京
師時君向余而誇曰予憶曩日之言乎吾吉郡
環地幾二千里據江上流江山映帶五峰相次
頗類五老蓋海內方輿之絕特者吾旣熟遊焉
而所謂匡廬彭蠡及滕王諸勝且皆厭於吾目
矣今倦而將休子善文章盍為我論次之因邀
余入郡齋行其庭庭無囚隸升其堂堂無簿書
飯余雞黍不異家食余益信君茲行果遊也而
非仕也居無何典銓者聞君高風不當困以吏

治擢魯藩典儀而君遂決計歸隱吉之鄉大
夫庶士謀所以贈君而知君欲得余言也因以
請於余余惟豫章山水之間固君之所樂遊矣
况魯藩密邇秦岱登之以讀秦碑可以吊古
而洙泗之濱尼父之遺教在焉尤宜為善遊者
之所取也君乃未老而懷歸不欲變豈其心之
所好獨在於豫章之山水而顧不足於鄒魯和
抑亦其遊也姑有所托而其取舍行止皆不因
於其方之風景耶或更有他說也雖余雅知君

猶不能窺其際而况世之人乎聊以塞大夫庶
士之請且酬老之意他日歸尚當徐叩而問之

附與對峰小簡

鄙作成草業已踰旬若無副筆故致違慢復
勞使命耳歐陽六一嘗謂世之求珠玉珍奇
者必懸崖入海而後得之往往陷於不測今
使者來乃至沉船溺沒豈余文亦可方珠玉
不容易取耶一咲一咲曩見兄歸隱之志已
堅僕亦喜隱而非敢強人以仕者故篇中竟

不期兄以董賈龔遂之事倘兄尚欲曳裾王門適意於鴈池兔苑之間以繼西遊之樂則僕之言不符矣何如何如龔懷川廬陵曩曾奉拙刻故渠對兄浪稱之而兄誤謂其見於他所耳不敢再贖文解二公集幸不負久要然僕以俚言數百而望兄報此幾於古所稱穰田者矣得無絕元冠纓之索乎不一

鶴樓先生文集序

某嘗覽古載籍考歷代宗器如所稱商彝周鼎

和弓垂矢及夏后氏之璜不一而足至欲究觀其形制髣髴則不可得河圖出於包犧世代最為遐邇然歷唐虞三代以來推演於姬文紹明於周孔訓詁講求於漢宋諸儒至於今而其說益詳不惟學士大夫通習其旨雖鄉童野老稍稍能辨黑白者間及窺見往往能指曰此古昔河中龍馬所負以出者也若此者何哉以其物之有關於理道而非若彝鼎弓矢者流徒足為國容觀美爾也惟文之傳也亦然周衰孔孟

既沒聖賢之道不明秦漢以來能言之士各騁
其才辯而發之文章迄今千五百餘年其書當
盈滿宇宙而傳者殆寡歐陽永叔所謂唐四庫
書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其間傳而最著者三家
曰馬遷之史記莊周之南華屈平之離騷其詞
皆爛然文矣然馬遷史家者流古史譏之悉矣
莊周放言其失也荒屈平為詞賦之宗其失也
怨言乎文之至而有合於道則槩乎其未也韓
昌黎崛起文運式微之餘慨然以述作自任蘇

子公稱其起八代之衰而六一老人至以其文
比之孟氏夫昌黎之書今具在也其體務奇而
其詞務為蒼古要亦不遠於文人之軌而間且
步驟馬遷其得繼孟氏之步躅者則以佛骨一
表忠誠剴切皎然與日月爭光其所抗飛龍而
批其喉下之逆鱗者不特於古者龍逢比干之
意此其文之所以獨傳且愛不特四庫之書颺
滅景逝者不得附其下風而雖馬莊屈子猶不
得與之並稱也豈非以其文之有關於理道而

非徒以華國也乎今大中丞鶴樓先生自少游
心文囿詩歌文章富而且精自今陳其所著述
與昌黎氏竝觀之固未知孰劉孰項而其効權
奸一躡犯 顏敢諫視昌黎益甚其所論列關
國家利害比當時迎佛骨一事更深表之集
中尸足與昌黎竝駕而其他文彩之巨麗學問
之淵源皆支流餘裔而非所以論先生之深矣
非獨然也昌黎以言竄謫雖未幾內徙而終不
獲大用於唐至今為尚論者所惜乃若先生遭

際 聖明其編成都勻雖比昌黎之左遷為甚
而今且受鉞開府以鎮南服尋當晉佐巖廊秉
國均以宰天下出其所學而盡用之則文壇
麟閣兩垂不朽矣又豈昌黎之所得而竝哉某
幸與為先生之屬既得讀先生之文又豫知他
日得觀先生之所施於 朝著者不止今日章
貢之間所見而已也喜而序之

奉贈少府紹峰嚴公改官北上序

嘗觀河源發於星宿江流起於岷山之陽去海

各萬里而遙浩然東趨往往為怪峰屹石所阻
塞則崩衝激盪而不能安流以前然要其歸也
則皆抵於滄溟而後止若乃畎澮溝渠其行可
計尋丈故方其盈科而進也得以順而無遏而
終不能以適遠其於人也亦然歷考載籍所紀
允遭罹厄會蹇剝困頓而不能直遂者多卓越
魁竒之士而小夫時流隨俗以就功名者率優
游祿位以終其世若此者蓋非徒賢豪君子與
世寡合類多齟齬亦造化者之於人每以憂戚

為玉成之地孟氏所謂大任將降必有所先者
良不誣也以故昌黎韓愈遠竄潮陽藍關之阻
幾陷不測六一老人嘗貶夷陵出知滁州兩走
謫鄉奔馳江淮漢沔之間幾萬里其羈窮恐懼
如畫舫齋所自述迄今讀其言猶可憫也然兩
公功業文章卒著聞於當時而兩朝人士終身
利達者其歸皆莫之能及則天道人情從可知
矣吾鄉紹峰嚴公起甲科由大行給事刑科左
朝侃侃著風節若大河已出於龍門而江之

流且過九江而東矣乃遭讒被放徘徊郡邑者
三年而始得徙為臨江少府知公者謂當由藩
集以躋大位可指日矣乃今年夏會缺守卻使
者檄公攝郡六月丁酉公方以他公務走省有
暴客乘間聚眾自郡城垣突入劫官帑若干遊
去公歸邏不獲蓋捐其囊所畜俸資以償御史
中丞猶謂公職在典守不得辭上其狀於朝
公竟坐改官以行夫群盜欲劫帑藏其窺伺計
非一日然必俟公出而後敢肆則公在郡防衛

之嚴可知矣方寇至時公既以事出勢不得兩
顧郡之管鑰守卒他有所屬公乃怡然受過不
駕禍於僚案其德宋量遠益有可徵而天之將
玉成於公而姑假是以為頓挫之地者亦可占
矣怪峰屹石之阻公既無所不經則其功名事
業他日大有所歸如江河之以海為壑雖百川
猶不得而擬也而况若畝澮溝渠者流哉某與
為公屬幸以鄉曲之故數得燕私於公公嘗出
其大行時所撰以殊域諮諏錄以示蓋宇宙皆

在胸次矣苟有大用執此以往於天下乎何有
故其於今日之事將拭目以望公其行也不以
言而以祝

贈圖南王公總憲陝右序帳

龔沙溪
丞作

余嘗讀詩至秦風其言盡田獵戰鬪之事想見
其人皆翹然自喜慨然有躍馬賈勇之氣竊疑
雍州之境土厚水深荆岐終南鳥鼠博物諸山
嶽巖崔嵬之所磅礴鬱積是以其民多慷慨而
任力蓋若出於性生而非土之人所得而革其

者也及追考文王為西伯遠都岐豐與汧渭之
間相遠不遠其所控制西方諸國即後世秦人
用之以鞭笞四海而成富強之業者然當時之
民乃皆彬彬乎禮樂教化之風雖其氣質之繫
於水土者亦有赳赳武夫之習然不以為暴而
以禦暴惟薦其忠貞以為公侯之干城好仇腹
心而已視秦之黔首若胡人粵人之嗜欲不同
言語不通然者然後知斯民之生雖其剛柔遲
速終不免囿於風氣之偏而或陶之以理義或

驅之以斬伐則其心之向往積而成倍剛者或為剛義或為強梁而其柔者或為溫良或為弛靡固存乎上之人所以倡之者耳然風化之端本於性命惟有道之士中和不偏仁之所育寬柔而不流於縱義之所裁激烈而不隣於猛然後能操其御物之權而轉移民俗辟則持一如意於其掌中而麾之東西惟吾所運求之今世若山陰圖南王公者斯其人哉乃今奉命按察陝右陝右秦中地也周所稱豐鎬汝墳及秦

時所謂載歆驕遊北園故處往往而在今之按察古之蕪訪也公駐節其方一周爰而咨度焉其君子或尚有文王周召教化之遺而小人必多秦孝公莊襄始皇及商君鞅丞相斯中車府令高所漸染之餘習剛善剛惡皆不能逃公之洞鑑矣巍然操印綬而南向即其故所持中和不偏之道而鼓舞之必將不動聲色而沃野千里之內皆去秦風而歸周道矣余南方之氓偏於柔弱佩公之教者三年尚徂於習而未能自

振也嘗聞剛強者進善之資竊喜陝右之民從
公之化必易而速故聊因四邑令之請而預為
公賀且以興起彼方之人士云

奉贈圖南王公蕪訪關中序

百官有司其才易稱而古今之所難得者莫甚
於相何者百官有司分理內外各有專職蕪者
可使守財勇者可使治賦明者可使決獄藝者
可使理繁公者可使進退人才而仁愛慈祥者
可使交冊斯民而使之不困惟宰相者以一人

而相天子以理萬國幽而百神明而庶務貴而
王侯大臣微而四海之黔首近而中土遠而靡
題交趾被髮文身鳥言獸面之蠻夷戎狄皆其
所當調劑而管攝之使各得其所以成均齊之
化是豈一人之才智勇力問學心思之所及哉
惟其有天下之度以茹納天下之才而俾世之
凡有一長一技者舉得自效於前而無所棄斯
其為天下之賢相也已是以古之時才足以辦
天下之事者非不多也而其所取於天下之至

人者智名勇功皆不與焉而惟曰斷斷兮無他
技其心休休有容後世蘇伯子之進說於富鄭
公者亦曰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而惟古之
聖人為能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愚竊謂蘇
氏非聞道者也而其言頗近於理然則為天子
之宰相者不貴於才而貴於度世之人良多有
才之士矣而其度率不足以有容或其聰明稍
足以集事即訑訑然謂天下皆莫已若而其位
稍居人上即挾貴以奔走其所統御之人若僕

隸然雖有智能者在其下風亦視之眇然而曾
不使得展其所長以自致於用此相之難得其
人蓋自中古以至於今矣山陰圖南王公方弱
冠時聽鹿鳴於浙水又積學者二十餘年而後
舉進士於天子之庭以弘毅之才而養之既
深且久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無不盡曉禮
樂刑政之所當因革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
內地里之險夷山川之形勝五方物產之所宜
莫不盡考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奸偽險詐之

徒莫不盡究而其生也在陽明夫子之鄉又得
與聞乎聖人之道蓋天下之士無能傲之以其
所不知矣其出而仕也久處諫垣立殿陛之
前與天子相可否天下之政進退天下之賢
不肖士於指顧呼吸之間者非止一再及其外
補而分鎮於此方也提方寸之印專制一道數
百千里之地操縱予奪在其手中喜則一境之
人安怒則一境之人懼匍匐三郡十七邑縮綬
束帶之吏而顧指氣使無不如志則其抱負榮

貴亦云盛矣若某者庠序落莫之夫其秩不登
九列其才不負一長宜為舉世之所賤簡而况
賢且貴如公者乎公乃獨察於衆棄之中謂其
雕蟲末藝稍稍能著文辭以自表見特引而進
之徃徃於臺叅之暇巡之退食之所相與辯論
古今述作之旨間舉陽明夫子之學而教督以
耐不及若將援而納諸君子之林者即公之於
某且然則世之人才賢於某者無限公皆虛以
受之謙以接之可知矣此其休休之度蓋中世

以來之所僅見而求賢相於當今之世公其人
矣天旣授公以如是之度必將使位稱其德而
今且奉命蒞訪關中未足以為公賀者他日
公居其全以臨於百官有司之上天下之士舉
得各盡其才以佐均齊之化而某獨不能與也
尚當論著公以人事主之業藏之名山以待
來世之考亦庶幾自效其一偏云爾公其許之
否乎

又贈國南王公序

代雷古和
老師作

余嘗誦雅頌諸什及十五國風之詩考其所作
或陳述朝廷之政事或道田野閭里之間仁人
孝子羈臣棄婦之情要皆不得已而為之言而
非有無因而強作者也其間同列相與贈行之
言惟烝民一篇固萬世贈別之詩歌文章所由
起也蓋當時周室中興宣王側身修行所賴以
維持左右者惟張仲及山甫吉甫諸賢共為唇
齒故仲山甫以王命往城於齊尹吉甫作詩以
送之未嘗一言及於友朋離合之跡而惟道其

保王躬補袞闕之職不容久曠以祝其端歸而
已其言可謂發乎情之不容已而非後世逞富
麗以為文詞若騷壇墨客之流亦非噓噓然流
連狎昵之私如小夫婦女相依而不能舍去而
叮嚀相顧語刺刺不能休者也余昔備員尚書
會山陰圖南王公給事瓊閣偶皆典司百工之
事時大役方興余菲謏不能奉職朝夕兢兢僅
守無奇技淫巧之訓外是竟無一長以效忠
王國所賴以言事 主者有忠誠剴切之士若

公為之論列是非以經綸事典俾余得奉而行
之庶幾遠於咎過而不意公遽外補以出故余
嘗為言以贈公蓋竊比吉甫之誼而期公端歸
亦情之所不容已耳未幾公尚留滯江藩而余
幸解去簪綬歸老於鄉雖所屬望於公樹績
廊廟者未遂素心而幸公所分鎮隣余桑梓鄉
之父老子弟舉得即安於猷畝而民之俊秀列
於博士弟子者尤彬彬向風興起於庠序學校
之間固亦退閑丘壑之夫所喜而不能自釋也

乃今當路者復推公之賢晉位關中庶訪以行
余因追憶往昔在朝既不能為國留賢使
公以公輔之器勞於外服茲又不能率先士民
為諸郡借寇以福鄉閭雖今昔之情公私稍異
而要皆有所不得已於中矣臨江守管君以其
郡尤公所坐鎮而官民之間其不忍於公之去
者尤深也因乞余言以佐行李余非能言之士
也管君與余有一日之雅其無乃知余之情有
不得已於中而厲言於余或非無因而強作矣

乎關中俗尚淳古文武之遺教猶存而中世以
來孝公商鞅之所漸被者既深亦不免於躐焉
佩劍之習當路者借公之重暫總憲章俟公一
振綱紀使殺函豈鎬之墟革秦風而復周道則
遂還公京國以盡其所設施可計日而待矣
是時公之功業遍被海內而江藩數郡總屬懷
保之中則余今昔之情將兩有所遂也敢不因
管君之請而再申吉甫之祝以致期於山甫哉
贈寅丈虛山徐君教授廣信序

警觀春秋之世仲尼以道設科於洙泗之濱一時賢者負笈樞衣不特齊衛陳鄭之士輻輳竝進雖言偃吳人當時指為南方蠻服去中州最遠亦且踰江蹈淮而往從之游三千之徒其生也風氣異齊剛柔緩急異稟俗染異尚夫子齊之以中行之教人人率從而偃之宰武城也推行敷施以成絃歌之化其所治民軌衆者盡洗其素所傳習荆蠻之故而彬彬乎東魯秉禮之風夫子之教其行之遠而化之齊也尚矣乃

當時設教之官皆命於其君而不由天子各以其方之先覺而使鼓舞導迪其鄉之後進師之所以為訓者皆其門人弟子之所素聞又無廣谷大川為之限隔而氣稟習俗之同各隨其方而誘掖之也其機甚易所以其師不必仲尼其門人弟子不必人人仲由子貢其教率多小成而其俗僅美良有以也近世以來天下一君四海一國游仕而為教者類皆縱橫交錯於古所稱千八百國之地而惟上所命以居之師弟之

間往往限於氣習而其所以為教者科條講說
率多泥而不通是以自漢及今教不逮古惟安
定胡公其造士作人頗為海內稱述然考其所
產及所教行之方自維揚以達蘇湖其地六百
里而近較之古昔猶在大國境內也使當時易
置他所則其經義治事之功聞於後世者亦未
必彰彰如是然則教行於人人而遠無所泥者
雖往哲猶難之也而况世俗之流乎常山虛山
徐君筮仕分教海洋海洋越在五嶺之南去君

之鄉殊極遐邇君善通其方因俗為教諸儒生
弟子罔敢悖違御史中丞及御史及督學使蒞
廣者莫不最君教法未幾擢諭峽江雖稍稍北
徙而於常山尚不啻千里峽弟子罔敢悖違於
君益甚而御史中丞及御史及督學使蒞江右
者最君教法亦益甚余始至淦聞而異之竊疑
君學孔氏之道而有得者也故其為教也通而
不滯使今之司教者皆若而人不必如古者各
教於其國而古道可興矣未幾銓部廉君賢請

於上俾教授廣信廣信江右北界郡也而常山又吾浙最南之邑郡泮宮及君室廬蓋木鐸雞犬之聲所互相朝夕聞者以君之教素能通之於遠而顧使振於其隣不必運其隨方曲成之妙而直情以施之將其力尤易而其入人也尤深或庶幾洙泗之遺而蘇湖之美於君不足多矣君將飛行峽士揚子鉞劉子鍊陳子伯鯉輩請余言以佐行李而余為贈之如此夫贈必有處古人報酬之誼也君通方之術今既無所施用矣余亦願學孔氏而未能者也君盍以是而處余哉

擬江西鄉試錄序

隆慶四年秋嘗奉制選士於鄉維時監察御史劉某初被簡命巡按江西百度飭脩爰舉試事某及其官某應聘為考試官至則合提學副使陳某所選士凡三千幾百有奇三試之御史監臨嚴肅百弊剷除真才畢露得中式者九十有五人錄其文之尤者二十篇併列諸執事

及諸士之名爲錄以獻故事其當序諸首簡
竊念惟茲較士之期歲當庚午庚者更也君
人者更化以善治之候也午者正陽之會據先
儒邵子經世之說乃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
時也易有之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
先庚三日丁也言更化者當丁寧於前而不遽
後庚三日癸也癸者揆也言更化者當揆度於
後以善其終邇者聖天子正位皇極歲在丁
卯其即位之詔頒布薄海務勤儉以先天下

諄諄乎若將追復唐虞茅茨土階之風其辭不
一而足先庚之意遠近臣民莫不窺見其微矣
乃今三年有成適庚午紀歲則若時更化以成
正陽之治而使群陰屏息者正主上今日之
心也二三子當此之時而得舉於鄉有攀龍
附鳳之漸可謂會逢其盛矣江西取士之額視
他省獨多而歷朝以來取大魁而爲執政侍
從之臣者後先鱗次亦非他省所能彷彿其蒙
恩被寵由來已久乃其報稱之私所當自

蓋而及今務薦其忠貞以贊 聖天子更化之
意助成其唐虞之業者尤當毅然為天下士之
倡而不當自委也今世之文率多利而巧華而
不根剝襲而不由於已敝也久矣今觀二三子
之作乃能起衰從道雍雍乎其有文也秩秩乎
其有章也幾於古所稱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
矣其無乃仰承 聖意而變更之美先見於文
乎某也以人事 君之責或者庶乎其免於戾
矣雖然語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

素無知言之鑑而濫司取人之衡三思古訓
實惴惴焉二三子之文其皆有德而有言者乎
則自茲彙征於 朝共成更化之治而又多為
揆度以未後庚之休者殆有賴矣是 聖天子
作人之應也御史奉行之謹也抑或不免有有
言無德者次其間焉則靜言庸違者必不容於
聖人之世乃二三子自貽伊戚也某之臯也
嘗考江國先進之士若歐陽脩以文雄一代其
在元祐之朝功業烜赫于今不朽王欽若生平

撰述亦數百餘卷覽之非不爛然文也而讒佞之名至今為鄉士大夫之恥夫賢不肖之相去亦遠矣而其幾則存乎德言符判之間耳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二三子其知所懋戒哉是役也勞於執事者若而人莫不有得人之頌某官某某某為同考試官某官某某官某為提調官某官某某官某為監試官至若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今陞戶部右侍郎劉某提督南贛右僉都御史先任張某今廢某飭武備以安文教某

功丕振而贊襄綜理於外者有某官某某官某某官某以遷秩行者則某官某某官某某官某以使事蒞茲土者則某官某某官某某官某或先後效勞或適觀盛美法皆得書

新淦縣儒學題名記

內外百司咸樹豐碑以載庶寮之名氏豈以備文物侈觀視哉以存教也夫百官之賢否載之史冊卿相大臣各有專紀守令以下則循吏酷吏兩傳竝行而或書以為予或書以為奪至於

典學之官惟明經善教者列之儒林傳不能者則否而以得書為予不得書為奪既已彰彰昭著足垂勸懲又何假此以存教邪曰史氏之文緘之金匱貯之石室以待來世而後顯然猶止為學士大夫之所及窺而世之小夫童豎及游閒之客固有終其身不知史冊為何物者况其所論列止摘取一二行事之大以見褒貶而或有小善小惡則畧而不錄甚且併其名氏而削之故其為教也隱而踈若乃樹碑堂隅有目者

皆所共覩且止於題名而不及行事則凡有善惡不問細大人得指其名而稱之曰某也某事可法某也某事可鑒口相郵傳而流芳遺臭均之不朽故其為教也顯而密然則碑較之史尤要也學宮有碑余不多見豈以郡邑博士之官為雜衙賤品比於倉氏庫氏者流而不足紀錄其善惡亦不足勸懲於後而然哉先王三物之教其不復於後世也有由然矣余承乏來訓茲邑慨先進之無稽慮後之人以無所徵而益肆

也乃採邑志及括故牒 明興以來教諭得二十有三人焉訓導得四十有一人焉而逸者殆且三分之一遂伐石題名而間有可考者則併書其地里年次與其代去之故虛其左方以俟後之繼今者俾觀者人人得按名而指次焉庶幾以備史氏之不及書也乎於戲由今以前興學於茲者猶或有所逃乎公議矣由今以後允我寮案不亦深可懼哉

勉齋先生祠壁記

勉齋黃先生祠在淦者其先廢舉不常無可攷嘉靖初督學使邵公銳命邑尹田公邦傑建於百華山之陽因先生令淦時嘗闢高峰書院於其地以課生徒遂仍其故名為額郡守徐公問為之記已而邑尹樂公舜賓徙之南如尋敞於洪水隆慶戊辰郡推唐公舜欽領邑事復改建於學宮內西偏之隙地以便守視掃除屬學諭吳君權為之經營而邑幕李君汝秀董其役工未完而唐公及兩君者皆去今尹李公樂每至

學視之輒低徊太息良久苦帑無羨金又重費
民訾未暇終事邑父老王有權知公之意感公
父母之澤及民者深而思以勤事報之也遂慨
然獨任歲庚午四月癸丑始事六月甲子落成
公乃易今名扁諸額余因伐石為文命工人甃
之祠壁曰九祠宇之設以存祀也然祀非僭物
之謂各祀以已之心也古昔聖王之制祀典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名山大川大夫祭五
祀不相踰越是必天子者繼天立極德配天地

諸侯仁及四境德足以配其封內山川大夫浚
明有家無所愧怍於五祀然後祝史薦信神各
休饗或有其分無其德則精誠在我不足為對
越之本雖有壇壝之盛廟貌之崇以羞饋祀神
將吐之矣然則祠宇者祀神之所也而非所恃
以交於神明者也勉齋先生聖學之傳得新安
之正脉而其令茲邑也善政所紀又藹然有孔
門宓子賤巫馬期之遺風其血食斯土蓋禮所
謂有功德而祀之者也苟灌獻者非其族類即

牲牲肥腍絮案豐盛先生其饗之乎乃李公為
吾湖君子嘗偕余受學於一庵唐夫子之門頗
能不滯於口耳之習其蒞官也且清謹慈祥庶
幾循吏他日功德所成雖未知與先生孰上下
然於先生之道斷非操戈入室者矣其所以對
越先生之神者殆已豫立於祠宇之先而先生
之右饗於茲可必也余所喜而記之者在是豈
徒識祠成之歲月哉

與宋明虹南曹書

僕嘗謂仕宦者之於文章兼濟而不相妨者自
館局諸公之外惟 留都諸曹及郡邑博士之
官而已然館局在 輦轂之下鷄鳴而聽朝日
昇始罷又縉紳輻輳交際往來之轍交於國中
精神之用日晷之移計且什七求其得優游暇
豫以從事於翰墨簡編之間者顧南曹之不若
也今世用人大都孤寒無援及不為人士所推
重者始引南出我公乃豫章名士方其未釋褐
時業已聲動 京師既數奇不得與館局之選

即當留 中朝備宗伯之屬而乃借之散地以
便脩業豈非造物者默祐其衷使得銳情留神
於翰墨簡編之間而後徐授之秉鈞當軸之任
和然則公乘此休暇宜縱觀玄覽會古人著作
之旨而折其衷以發之文章且官次在 國家
創業之地得以考寃 聖祖貽謀大畧斟酌今
日所當補偏救弊者何在以待他日操執政之
權出其所蓄而運用之則昌黎韓氏所謂化今
傳後不能兩讓者公可以兩全矣僕之於公非

有生平之素客歲 京師僅一納交而遽以此
言進者誠以天下豪傑之才不可易得而又竊
窺造物者曲成我公之意故不容墨墨而知公
之自奮亦不俟於僕之多言也若僕自少樗散
多病未嘗有意於功名之途獨於古今文辭則
謬不自量妄有效顰之意偶入貢途得避地貴
邑蠻宇雖設官之職本以教士而自叔世以來
此義久廢不容強聒所得自勉者亦惟稍稍從
事於著作之間以聊自表見而已然才弱思庸

雖私心所薦好者在馬遷之紀傳及昌黎序記
墓銘諸體然至秉筆臨楮則尾瑣猥陋求其一
二彷彿趙宋以下文人而猶不可得叨宦名邦
得竊觀匡廬彭蠡山川景物之秀而亦不能默
會其所磅礴鬱積之妙而發之文章豈天之所
賦旣極庸下竟非人力之所得而勝和計窮智
竭無以為圖謹函封舊所為文二卷獻之名家
僭求指教蓋亦古人所云問農問婢之意也冊
家鍊物火力旣足必將濟之水而後成僕之於

文火力雖猶未足也不知公能授之神水使黃
白滿鼎爐否耳茲因月塘張三尹來便敬脩尺
素少伸鄙私併呈諸公所惠賤號詩文數首求
公壓倒元白冊中諸體頗備不及盡錄惟賦尚
為缺典公胸藏萬斛珠璣得一揮毫可與孟堅
左思同垂不朽故以為瀆乞即賜鋪張仍附月
塘見惠使僕早獲拱璧以鎮文笥幸甚幸甚何
辱書儀遠及附謝不宣

與文文水學諭書

客歲偶於臨城邂逅黎瑤石職方語次論及海
內騷壇之客得聞公借重敝鄉竊為敝鄉人士
躍然以喜僕自結髮以來即慕句吳豪傑有衡
山文翁舊矣已而又聞昆仲三公賦詩染翰俱
有乃父家風益增羨想昔有宋蘇氏父子三人
相繼興起於岷峨錦江之間已為絕世奇詭乃
今公家喬梓數復過之豈虎丘石湖之勝所磅
礴鬱積而發之人文者擬之岷峨錦江其氣為
尤盛抑亦泰伯仲雍及邇陵季子揖讓之美

足開文學之源而來復之機適會今世故其所
產又出於山川風氣之外和獨惜牛馬走素有
好賢之癖其居在茗雪之間去句吳二百里而
近乃止於松陵得與先翁有一面之雅而昆仲
諸賢俱未及一奉顏色茲幸公宦游湖中僕又
羈旅江右不得追陪文從着屐登峴山之巔乘
舟浮碧浪之渚盡收春花秋月納之胸懷庶幾
古人曲水蘭亭之樂也計公駐車行且及暮南
北諸峯必已盡入品題全湖數百里之區想花

鳥深愁鬼神驚泣而紙價頓增數倍矣僕生平
言不善吟獨私喜叩文人之旨然好之雖切而
未得其妙悟之機草草應酬諸作友人輒以尖
木謹隨簡附往三卷及題名碑記一通統祈覽
而裁教之幸甚幸甚

代守道王公謝軍門張鶴樓翁餽文集啓
恭惟鈞臺嶺右豪英名譽素孚於海宇 明廷
直諒風聲久著於 朝端白簡霜凝舉筆寒豺
狼之膽赤旗風捲揮戈服狐鼠之心中外兩宜

文武竝用功業旣匹休乎韓范詞章復繼美於
歐蘇本道承乏屬員方慕瓊瑤之撰而鈞臺推
情下吏適頒金玉之編沐手開緘恍若覩雕龍
之蕤彩洗心臨卷知非成畫虎之斑斕韻擬笙
簧色同黼黻味其詩歌之什宛然陶杜遺風讀
其序記之篇允矣馬韓再世發揮性命則根本
於六經紀載事功則兼總乎諸史誠文章之鉅
麗而為述作之淵源也拜賜以來卧且吟而餐
且咽受讀之後心願學而力未能如貪財者入

大寶之場而勢不能歛諸私匱若溺音者聞鈞
天之奏而分不得縣之家庭此煥乎之稱在茲
之任尼父所以獨重於文良有以也然欣羨之
私雖同畫餅而接引之誼則如丘山顧以分守
封疆無繇親展拜嘉之敬故敢聊申簡牘庶幾
少陳感激之衷惟於言外鑒忱許以心中圖報
不勝祈望踴躍之至

又代守道上軍門賀正旦啓

伏以栢府融和風傳大簇之律轅門瑞靄雲獻

孟陬之春烽火無虞千里同履端之慶干戈不
擾萬民仰耀德之風群策歛於不施四如廓然
無壘閭閻鼓舞舉放雀以騰歡田野謳歌盡磔
雞以為戲此皆鈞臺能保釐之有法庶職思贊
助而無由也乃者勸屆三元增介祉於罔斁時
逢四始臻遐福以無疆分當展拜階前稍助椒
觴之斟酌禮須祝詞堂下竊觀桃梗之縱橫顧
以分職偏方專司下郡情懸青綬雖願同列栢
之鳥而跡遠絳騶勢難借署梓之卒故敢遠申

尺牘犯霜簡之威嚴庶幾薄表寸衷冀火精之
赫照伏願三陽交泰百禮並崇象魏明而颺颺
消驅逐無煩於索菁元善立而嘉祥聚祈求不
假於祈松不盡下情伏惟鈞鑒

祭婦翁銀臺呂公文

惟公之才兮推宇宙若轉圜惟公之量兮浩浩
乎若滄海之納百川長趨濶步以游於當世兮
視彼迂儒曲士之沾沾細謹踐墨而蹈者乃其
中心之所慚方其甫仕而入 朝也即受知於

執政兮乃未數載而昇之以掌天下之銓進賢
遠佞克盡夫以人事 主之義兮而世之孤蹇
無援之士舉得因公而連茹以序遷公於是時
非特本職之克舉兮而執政之裁決萬幾以佐
明主也罔不賴公以周旋其高論弘議以定
國是兮蓋不假酬酢而口若河縣公信為
國家有用之器當秉鈞司軸以盡展其殊能兮
乃未數載而見阻於權奸叶如彼騏驥方馳騁
於周道兮忽繫其逸足而俾之不前未及強仕

之年即為 明時之所淪棄兮公亦隨其所遇
而怡然以自安叶每當歲時之佳麗兮爰召賓
侶而交觥籌以為歡叶日西傾而繼之朗月兮
公之堂上猶食如填壑而飲若流泉間引聲妓
以自娛兮每比夫東山之安石西湖之子瞻或
宸光之微動兮而清歌猶雜夫管絃若此者非
公好樂以自荒兮蓋古所稱有托而逃焉及其
年既逾甲子之一週兮乃反本而窮玄慕回公
之胎息兮戢欲火而不燃更祖陽以自號兮因

同姓而欲與之齊年築一室以子居兮若將絕
世路之荆棘而保靈根以自完叶數向余而稱
述兮謂老氏之神光乃歷劫而常全自喜其玄
修之頗效兮欣然若將侶安期而友偓佺余雖
不敢輕於唯諾兮而私計公之清淨遠俗或亦
可却病以自運胡別公甫一暮兮而公遽奄忽
以棄捐果脩短皆前定而神仙之說不足信兮
抑公之所脩猶相沿於粗迹而未得其真筌余
羈升斗之祿於豫章贛水之間方愧不能侍公

朝夕以盡子行之誼兮而忽驚訃音之傳妻孥
相對以引涕兮不勝其嗚咽而號天憶昔鼎角
之際從父宦於秦郵兮公適督艘而官於淮水
之陰叶偶以文章而見知兮遂採及蕝菲而貺
之以婚姻叶惟余婦為公之姊子兮實長育於
公室而無間於所生叶及余婦之既歸而公倦
游以還也恒視余猶子兮而余亦倚公如天親
何惟此數十年之間排吾之患却吾之侮而使
得即安於墳與之塲者余不知其允幾兮而惟

公之惠實重如九鼎而浚如深淵乃今公之疾
也既不能侍公之藥兮而其沒也又不能馮公
之棺叶徒涕泗之漣如兮其何以報公德之無
垠叶遙千里而致奠兮托微情於素箋惟我公
其右響兮鑒余衷之拳拳

祭鄒山泉文

吁嗟乎山泉君胡為而遽止於斯昔嘉靖丙午
余與君班荆定交迺君於玉溪之館而俾弱子
是師余糞楸拘謏踐墨而蹈君乃逍遙灑落獨

五風塵之表蓋趨各不同也不知孰為合之乃
兩相信而不相唾余於海內之士或相與砥礪
氣節或切劘文章而成縮帶之交者衆矣求其
生同郡邑踪跡密比遊則聯輿居則接席而意
氣相投者舍君其誰余抱雕蟲末藝連不得志
於有司而無由自展也君數向余而笑咤君負
飄然物外之度中歲以來乃衣食於奔走而困
象犀以縛軛也余每為君而噓嘻吁嗟乎山泉
余嘗妄意人生之在宇宙或紆青拖紫持梁齧

肥而有所暴殄於天物者其蚤世也亦宜乃君
余及君生皆不辰遂巡庠序余晚歲幸得借計
以出而君卒終身厄於數奇兩人生平之所食
報於天地者自知非祿浮於人也涓涓細流似
當晝夜之無息而君乃奄忽與世而長辭顧余
弱質多病日友藥囊蒼然其髮墮然其體猶能
支離宦轍以寄跡於豫章贛水之涯也君精神
血氣視余數倍飲食若流泉步趨如奔電豈期
衰者無恙而壯者先頽果脩短有數其衰其壯

皆適然而無所係與抑余能蚤夜因衰以自警
而君或不免恃壯以自壞叶君素通黃岐之術
當必明乎保精息元之道也夫豈肯利其災其
安其危殆天地愛寶而才美若君者如卿雲之
昭回於雲漢而其收斂也不遲吁嗟乎山泉君
有家而無所遺有子而未能立然君之仲氏
義而友必能善君之後而不至於陵夷昔君之
內之歿也余嘗以君之請而秉筆於貍詞今君
事未襄而君之靈隨於雲路俟余掛冠而歸
若雪之上更當伐一片之石為君合誌夫婦以
終吾朋友之私惟仲與余各分君之念以有事
而余謂君也可以無悲聊函詞而遣奠魂髣髴
其來思

祭俞昂村邑博文

惟君之學將週甲子惟君之用兩月而止天於
哲人胡不少俟嗟嗟昂村我心悲只 歲在乙
丑從君北征我歎遄歸君留 上京繼游荆楚
大命以傾嗟嗟昂村我心如醒 君之伉儷自

少結髮不遺千里隨君南發借往子歸其何能
活叶嗟嗟昂村我心如裂 君之嗣子既孝且
良孺子之慕曰篤不忘驚聞遠訃豈不求傷嗟
嗟昂村我心若狂 君之旅櫬還自衡州惟余
宦轍限此江流南北千里馬棺靡由嗟嗟昂村
我心曷酬 惟余少子嘗游君門叶友生之誼
不減周親遺奠江藻副以斯文叶嗟嗟昂村我
心少伸

祭張立吾曲靖文

代陳海山
宗師作

嗟乎余觀於縉紳之士處今人之世而有古人
之心者非公其誰名不登於甲科位不列於卿
佐人情多苟焉以食祿而公獨克盡其所司方
公之筮仕逮德也會余亦始釋褐而司理於池
知公之所以治建者城賦以惠民勸學以造士
而信不愧乎百里之父師及余叨柱下之職而
奉 命以巡行於山之東也公又擢守濮州而
宦轍若爾其相隨其在濮也豐碑紀績載於司
馬蘇公之文者曰熄四害除八弊而善政之廣

尤足以繫民之思公之為政余既兩有所試氣
願施於鄉土而庶幾遂吾之私及其三仕也果
倅郡南樞而於余桑梓之地僅隔藩籬吾鄉之
父老子弟雖不獲親蒙召父社母之澤而往往
得聞樂土之謳歌叶惟民仰德爰及三暮當途
刻薦殊疏同詞 聖主方隆簡命寄之專城以
保障荒服免 朝廷南顧之憂而公亦忽與世
而長辭嗚呼公抱負利器可以大用當世竟限
於資調而不得任其所施驅逐數載官不過守

令澤不及千里累累乎若繫騏驥之足而不容
以橫馳方公守濮余深懷蔽賢之懼而推轂也
不遲蓋亦將竊比古人同升之盛節而豈期司
銓者之擢用也乃卒止於茲今哲人既歿凡我
同志不勝其嘆息而噓嘻感今思昔舉欲要之
天路以罄公之才酬公之志而恨不可復追雖
然古今人士位列三槐身在日月之際而不能
書功名於竹帛者斯舉世之所嗤公之不顯乃
其數奇雖終身下位而維逮與僕血食有祠也

在南雄積瘁而罷愛民為國以死為期公雖
遊令名永垂古稱不朽於公何疑遇則否而道
則亨余謂公也何悲聊臨風而致真魂髣髴
來斯

祭吳封君文

代王圖南
燕訪作

士君子之處世也雖才果而氣雄抱用世之畧
者所遇尚難於知己况樸樸細謹拘繩守墨如
某者沾沾奉職猶宜為當途者之所不齒乃者
佐藩江右適翁之令子司寇公杖鉞度臺幸備

屬員之末而時得周旋於左右以奉令承旨自
愧不免於過咎而司寇公乃於薦書之末畧其
下體而採及於葑菲無其德而有其遇若司寇
公之於某雖古信陵君之於夷門侯生燕太子
之於田光猶不得以之而為比某之所自盡者
固當鞭駑礪鈍勉效桑榆之功而使司寇公
人之明不因匪人以為累然亦不容盡廢
之私身自附於叔向之誼而於翁之考終也尤
宜匍匐以攀號於靈几顧以職守所羈歟

東園堂
卷四終

里雖未逝之者聞之且改態矣而此心之中
司寇公之德而思以致敬於司寇公之親者尚
未得將之以清醪之一匹茲改官法右得總
臺皆司寇公之所錫而奔趨新命道
江之涘始得薄乘蘋蘩佐以束帛望翁之揖而
聊奠以尊俎叶直福祿壽考天既俾翁單厚則
翁之全歸九原可以優游而自喜故某之致辭
於翁也不以道哀而惟自陳其壘壘尚饗
玩畫齋雜著編卷四終

古今圖書集成